

阅读是一种人生态度

■国华

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阅读不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它细水长流地贯穿在生活的点滴之中。如果将阅读当成生活方式,广泛地涉猎各类书籍,不仅丰富着现实生活,也为人生之旅点亮灯塔。

那么,我们平时该读哪些书呢?就我本人而言,喜欢从三个方面去阅读:

读传记。一个成功人物的人生经历和对世界的看法,以及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决定其一生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凭借自己丰富的政界经历,以独特的历史视角,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从毛泽东到法国总统戴高乐、德国总理

阿登纳等领袖们的贡献、得失以及鲜明的个性特点。他们身上蕴含着有理想、有追求、坚忍不拔、敢于牺牲的品质,对趋势的判断和把握有着非常灵敏的嗅觉和果敢的决断能力。这些领袖气质和内在性格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如何实现一个企业的成功也有借鉴意义。

读哲学。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典籍,还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西方哲学,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启迪。《论语》堪称是“中国人的圣经”,影

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中广泛涉及了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民族的心灵状态及道德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书中提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就告诉我们,在浮躁的社会仍然要保持清醒,应通过正当手段和途径实现理想的生活状态,否则宁守清贫而不享富贵。这种观念在今天,尤其在企业管理中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读科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不仅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影响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为经济腾飞插上翅膀。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一本好书是连接科技与管理实践的桥梁。前段时间读到一本《支付革命》,这本书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立足于解释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深刻的深刻作用,聚焦第三方支付这一渗透面极广的微领域,对互联网媒介作用下企业竞争规则、市场规则、政府管理规则的变化特点作了深刻剖析,读来颇有启发。互联网、物联网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消费和行为方式,必然也推动着金融服务的转型。比如,以前人们习惯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而今多数人更倾向于在移动终端进行。在移动终端的背后,银行的服务方式、IT系统、后台支撑和营销理念也应当随之发生改变,否则就可能失去客户。

作为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在金融改革发展的大势中,时刻保持学习的心态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根本,也是追赶行业先进、打造百年老店的基础。而学习不仅是进学校深造,还可以通过阅读进行自我教育。对全社会而言,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唯有不断自我学习和提升才能把握新的机遇,创造新的成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学习成为一种人生态度,持之以恒,点滴之间便可能铸造伟业。

诗人洛夫: 灵感像刀,用久则钝

近日,洛夫诗作《漂木》中英双语版大陆首发仪式在上海梅林举行,同时洛夫获颁第三屆“扶正诗歌奖终身成就奖”。让我们来听他讲耄耋之年的生活和他的诗观与诗法,还有他的爱情观。

心境 有一丝忧伤,但更多的是淡定

老,是一道门/将关而未闭/望进去,无人知晓有多深/有多黑/卡夫卡的伤口那么黑?/无人知晓……在酒店橘黄色的台灯下,满头银发、脸色红润的洛夫先生给记者朗诵了他新近创作的诗《晚景》。读毕,洛夫先生说,这首诗表现了他晚年的心境,有“秋天即将结束,而将进入冬天”的一丝忧伤,但更多的是一种平静和淡定。

已88岁高龄的洛夫先生与夫人陈琼芳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他笑言自己目前的生活毫无诗人的浪漫,“很日常”——早上7点前起床,在书房待三四个小时,看书,创作,或者给老友写信,而当楼下夫人打开收音机,他就知道午饭时间到了。他爱好的运动是游泳,七八年来一直坚持中午游泳。

关于自己的晚年生活,他说自己有几个“八字箴言”:读书写字、“拈花惹草”、吃喝玩乐。他用iPad向记者展示了温哥华家中小院的花花草草,分享莳花弄草的成果。他很喜欢目前完全放松的生活状态。寂静是常态,但他也很享受会友的时刻。近年来,他就经常到深圳,因为这里有他很多的朋友和读者,“深圳是我的第二文化故乡”。

在《漂木》中英文双语版大陆首发仪式上,主办方还为洛夫先生与夫人陈琼芳庆祝了结婚54周年纪念日。在采访中,洛夫先生也分享了自己的婚姻爱情观:他信奉“沉默的爱情”。他说爱情

不是西方人出门前和归家后的那一句“我爱你”那么简单,婚姻更需要默默地经营。他幽默地称自己“50年不换届”,倍感骄傲。

创作

灵感就像刀子,用久了就钝了

谈及诗歌创作,洛夫说,灵感就像刀子,初始锋利无比,但用久了,自然就钝了。他认为自己现在写诗不及以前灵气,所以花更多的时间在书法上。书法是他的另一个艺术追求,50多年孜孜以求。

他说,诗歌创作是感性与知性的平衡,仅有时的感觉不可靠,还要靠知性的积累去打磨。“我年轻时曾因为有一时的灵感,为了创作一首诗而茶饭不思,感觉整个人都被控制了,被迷惑了,不能自己;但当要把一时的灵感变成文本,就必须驾驭语言,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正因为如此,他得出了“诗人是诗的奴隶,但必须是语言的主人”这样的结论。他说,写诗可以说是一种没有现实回报的行为,但他之所以如此乐此不疲,是因为追求那种意象的“永恒之美”。

对自己长达70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他总结道,自己把古典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有机地结合起来,诗歌的路子比较宽。他不喜欢一些朦胧诗全然是西方的调子,让中国读者读起来很别扭,也不喜欢“假古典主义”。

洛夫(1928年5月11日——),原名莫运端、莫洛夫,衡阳人。1949年赴台,后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1996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1954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历任总编辑数十年,力倡超现实主义,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荷兰、瑞典等文,并被收入各类诗选。诗集《魔歌》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因长诗《漂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先后出版有30多部诗集、7部散文集、5部评论集、8部译著。

(晶报)